“甩锅”中国解决不了美国“毒祸”

——一起底美国芬太尼滥用问题

HK 国际观察

美国总统拜登日前宣布，将包括中国在内的20多个国家列为“主要毒品中转国或主要非法毒品生产国”。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日前表示，美方所谓认定没有事实根据，纯属恶意抹黑，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近年来，药物滥用超过枪支暴力和车祸等，成为美国人意外死亡的主要原因。其中，芬太尼等阿片类药物的滥用最为严重。美国人口仅占世界5%，却消费了全球80%的阿片类药物，可谓全球禁毒事业的黑洞和乱源，是一家独大的“主要毒品需求国”。芬太尼滥用问题的根源在于美国精神类药品监管不严、政商勾结、政治极化阻碍禁毒进程等国内因素，但美国政客却借题发挥，企图对外转移矛盾，“甩锅”中国。

逼他人“吃药”无法治好自己的“病”，就如半岛电视台所说，“这是一场美国自己制造的灾难”。

在美国，阿片类药物何以泛滥成灾

芬太尼合成于20世纪60年代，是被应用于临床的第一个芬太尼族药品，问世后在临床麻醉及疼痛治疗领域迅速获得推广应用，一度成为麻醉手术中的主要用药，也作为疼痛治疗，尤其是术后镇痛的首选阿片类药物。继芬太尼后，芬太尼家族又相继出现了舒芬太尼、阿芬太尼、瑞芬太尼等一系列新型镇痛药。到目前为止，芬太尼仍然是全身麻醉主要辅助用药及广泛使用的术后镇痛药。

作为药物，芬太尼凭借其良好效果为无数病人减缓疼痛。但在美国，它却变成了危害社会的毒品。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数据显示，以芬太尼为主的阿片类药物是美国人服药过量死亡的主要原因。过去十年中，该类药物导致的死亡人数大约增加了3倍。2021年，这一数字激增至超过8万人，比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中美军阵亡人数的10倍还多。

事实上，美国社会的阿片类药物滥用问题已经发生过三波，芬太尼只是第三波的“主角”。第一波滥用潮始于1991年左右，当时一些制药公司投入大量资金资助相关专家和机构，兜售“阿片类药物无害论”，鼓励医师多开处方、药店大力推销。

这种做法一方面令美国社会形成了“止痛文化”，人们习惯于用止痛药这种治标不治本的方法应对疾病，另一方面导致当时阿片类药物的处方量急剧增加，阿片类药物致死人数快速上升。最典型的例子是美国普渡制药公司当时研发的药物奥施康定。从1999年到2017年，共有20万美国人死于与奥施康定和其他处方阿片类药物有关的过量服用。最终，普渡制药遭到起诉。

第二波药物滥用潮于2010年左右开始。当时处方阿片类药物变得难以获得，人们便将注意力转向海洛因——一种成本更低、更加强效的阿片类毒品。根据美国疾控中心的数据，从2010年开始，海洛因使用过量导致的死亡人数迅速增加。从2010年到2014年，美国白人的海洛因过量摄入死亡率增长了267%，非洲裔美国人增长213%，拉丁裔美国人增长137%。

第三波便是当前正在发生的芬太尼滥用。近年来，芬太尼类物质在美国瘾君子群体中越来越流行。美国疾控中心数据显示，从2021年8月至2022年8月，药物过量使用夺去超过10万人的生命，其中约三分之二由以芬太尼为主的阿片类药物造成。

回顾上述三波滥用潮不难发现，被滥用药物的成瘾性一次比一次更强。而每一波滥用潮都是为下一波更严重的滥用做铺垫，一次次加深美国的成瘾性药物依赖。

“再想把魔鬼关进瓶子里已经太迟了”“熊熊大火已经突破防火线”，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安妮·凯斯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安格斯·迪顿在《美国怎么了：绝望的死亡与资本主义的未来》一书中如此形容美国的阿片类药物泛滥问题。书中写道：“阿片类药物已成为大众的麻醉剂。”

企与政客深度勾连，何以监管

在舆论压力下，美国政府过去几十年在应对药物滥用问题上也有所行动。例如，前总统奥巴马执政期间曾签署《21世纪治愈法案》，拿出10亿美元应对用于治疗中重度疼痛的阿片类处方药的滥用危机；特朗普就任后将这一议题当作白宫优先事项之一，还曾将阿片类药物危机列为一项“全国性的紧急事件”；拜登政府将解决药物成瘾问题列为其“团结议程”的一部分，并将芬太尼与非阿片类镇静剂甲苯噻嗪混用问题列为美国的“最新威胁”。

然而即便如此，为何美国的药物滥用仍屡禁不绝？为何成瘾者总能一次次找到替代品？其中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国的政客们出于自身利益等原因，总是出台治标不治本的禁毒政策，不愿将药物监管落到实处。

一方面，政客从制药企业获得大量政治献金，作为交换，政客需要在制定相关药物的管控政策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结果便是，美国作为全球化工原料大国，至今仍未永久整类列管芬太尼。

英国《卫报》2017年的一篇报道指出，过去十年间，制药商投入近25亿美元用于游说和资助美国国会议员。美国约90%的众议员以及所有100名国会参议员中的97名都曾接受制药公司的竞选捐款，这些公司寻求影响涉及从药品成本到新药批准方式等各方面的立法。此外，在美国医疗制度中，医药代表作用很大，他们以讲学、资助为手段鼓励医生开药方，造成许多人药物成瘾。

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前助理部长、哈佛大学陈曾熙公共卫生学院教授高京柱指出，阿片类药物制造商向政客的捐款继续影响着政策决定，与此同时，一些政府监管机构的离职官员经常加入制药行业，几乎没有“冷静期”，“这场（药物滥用）危机代表了多系统监管失灵”。

另一方面，政治极化阻碍禁毒进程。鉴于目前芬太尼在美滥用的严重程度，美国两党都承认需要做出努力应对这一问题，但双方却相互“使绊子”，不愿让对方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功臣”。就在今年5月，共和党控制的美国国会众议院投票审议“阻止致命芬太尼贩运法案”，133名众议员投了反对票，其中132人来自民主党。

美国《华盛顿邮报》的报道指出，美国国会直到2017年12月才通过一项专门针对芬太尼的法案，然而这距离立法者们首次收到有关该药物危险的警告已近4年。“国会已经变得无能，无力应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挑战，芬太尼就是最新的例子。”

内病外治，只会害人害己

面对美国国内芬太尼滥用愈演愈烈的局面，美国政府和政客在减少国内毒品需求、加强处方药管控、强化毒品危害宣传教育等真正关键的工作上无所作为。为应对舆论压力，他们玩起了“传统技能”——对外“甩锅”，而“甩锅”的主要对象就是中国。

近年来，美方在禁毒问题上对中国多次横加指责，称“中国将大量芬太尼输入美国”“中国化学品流入墨西哥制成芬太尼后流入美国”，要求中方“帮助打击芬太尼非法贸易”。近期，美国频频以涉嫌生产销售涉芬太尼化学前体和相关设备为由，起诉、制裁一些中国企业和数名中国公民。

美国一些政客总是试图让中国背上芬太尼问题的黑锅，而将自己打扮成“受害者”，但美方的说法根本站不住脚。

中国一直对毒品持“零容忍”态度，采取最严格的管控和最严厉的处罚。芬太尼在美国以外从未形成规模性滥用。

中国不仅在国内有效禁毒，而且始终本着人道主义和负责任的态度，协助包括美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应对芬太尼类物质滥用问题。2019年5月，中方在全球范围内率先整类列管芬太尼类物质。据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等禁毒执法部门通报，2019年9月至今，美方未再查获来自中国的芬太尼类物质。

中国还认真履行联合国“1988年公约”义务，对所有列管化学品实行进出口许可和国际核查制度，有效防止列管化学品通过国际贸易途径流入制毒渠道。

美国以涉嫌生产销售涉芬太尼化学前体和相关设备为由起诉、制裁中国企业和公民，然而这些物质和设备为非列管化学品和设备，具有广泛的合法用途。根据国际惯例和通行做法，保证国际贸易货物不用于非法目的是进口企业的基本责任，也是进口国政府的法定义务。不应将本应由进口方承担的责任强加于出口方。

关于美方此前炒作的所谓芬太尼前体从中国流入墨西哥问题，实际情况是，中方从未收到墨西哥关于“中国易制毒化学品出口至墨西哥用于制毒”的相关信息，美方也从未提供过中国化学品流入墨西哥制成芬太尼的事实根据。

上述事实充分表明，美方在芬太尼问题上对中方的相关指责都是毫无道理的，其目的就是要误导公众、转嫁自身治理不力的责任。正如中国外交部所指出的，“美方企图通过施压、胁迫和非法手段解决自身在禁毒问题上的关切实际上是内病外治，这行不通，只会害人害己”。

（新华社北京9月19日电 记者朱瑞卿 邱夏）

美国国债规模突破33万亿美元

新华社纽约9月19日电 美国财政部网站日前更新的信息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规模突破33万亿美元，达到33.04万亿美元。美国国债呈加速上升势头。

此前，根据美国财政部网站今年6月16日更新的信息，联邦政府债务规模突破32万亿美元，达到32.039万亿美元。美国联邦政府债务规模突破32万亿美元的时间比新冠疫情前的预测提前了9年。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今年1月已触及31.4万亿美元的债务上限，财政部随即采取“非常规措施”以避免债务违约。为此，两党展开数月激烈博弈，于5月底就联邦政府债务上限和预算达成初步一致，并最终形成相关法案，获国会通过。

美国总统拜登6月3日签署关于联邦政府债务上限和预算的法案。这一法案暂缓债务上限生效至2025年年初，并对2024财年和2025财年的开支进行限制，是自二战结束以来美国第103次调整债务上限。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规模于2022年2月初突破30万亿美元，预计到2030年将超过50万亿美元。

乌克兰内阁宣布解除国防部6名副部长职务

新华社基辅9月18日电（记者**李东旭**）乌克兰内阁部长涅姆钦诺夫18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乌内阁当天下令解除包括安娜·马利亚尔在内的乌国防部6名副部长和国务秘书的职务。解职名单中不包括乌国防部第一副部长亚历山大·帕夫柳克。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本月3日宣布，他决定解除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的职务，并提名乌国有资产基金会负责人乌梅罗夫担任新任国防部长。乌最高拉达（议会）随后审议并投票解除了列兹尼科夫国防部长职务，任命乌梅罗夫为新任国防部长。

根据乌克兰相关法律，在部长被解职的情况下，乌内阁将随之解除该部门第一副部长和副部长的职务。

格鲁吉亚指认乌克兰官员密谋推翻格政府

乌方否认

格鲁吉亚18日指认乌克兰一名高级情报官员密谋在格组织大规模骚乱，意图推翻格鲁吉亚政府。乌克兰称这一说法“不实”，反指格方试图“妖魔化”乌克兰。

按照法新社说法，这是双方紧张关系升级的最新一起事件。

格鲁吉亚国家安全局在一份声明中说，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副局长乔治·洛特基帕尼泽正在密谋“颠覆，旨在暴力推翻（格鲁吉亚）政府”。洛特基帕尼泽曾在格鲁吉亚亲西方政府执政时任格内政部副部长。

声明说，密谋政变的破坏分子正在乌克兰与波兰的边境地区接受训练，主要组成人员是在乌克兰同俄罗斯军队作战的格鲁吉亚雇佣兵。

对此，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发言人安德里·尤索夫说，国防部情报总局从来没有一个叫乔治·洛特基帕尼泽的人担任副局长，但他不愿透露是否曾经雇用过此人。

按照格鲁吉亚国家安全局的说法，洛特基帕尼泽密谋在10月和12月发起反政府示威。如果12月中旬欧洲联盟峰会未能给予格鲁吉亚欧盟候选国身份，他们就会在格鲁吉亚年轻人中煽动不满情绪。声明说，这场阴谋“是在某个外国的协调和资助下进行”。

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奥列格·尼科连科说，格方所述信息“不实”，“格鲁吉亚现任当局再次试图妖魔化乌克兰，目的是解决他们内部的政治问题”。尼科连科称，乌克兰以前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不打算干预格鲁吉亚内政。

胡若愚（新华社专特稿）

两国矛盾升级

加拿大和印度互逐外交官

加拿大政府18日指认印度政府关联一名加拿大籍锡克教知名人士遭枪杀事件，下令驱逐一名印度高级外交官。

印度政府称加方说法“没有事实依据”，驱逐一名加拿大外交官作为报复。

分析人士认为，围绕这一事件两国矛盾升级，双边关系趋紧。

针锋相对

加拿大总理贾斯廷·特鲁多18日在加拿大联邦众议院紧急会议上宣布，加拿大安全部门过去数周“积极追查”关于“一些印度政府特工可能关联”哈迪普·辛格·尼贾尔遇害的“可信指认”，加方已经向印方情报和安全主管官员表达“深切忧虑”。

尼贾尔45岁，上世纪90年代从印度移民至加拿大。他主张印度部分地区独立，2020年7月被印方列为恐怖分子。今年6月18日，尼贾尔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萨里县一处锡克教文化中心外遭枪杀。

特鲁多说，外国政府与“在加拿大领土谋杀加拿大公民”存在任何关联都是对加拿大主权“不可接受的侵犯”，他以“最强烈措辞”敦促印方配合加方“把这件事查个水落石出”。

加拿大外交部长梅拉妮·乔利说，被驱逐的印方官员是印度海外情报机构印度研究分析处驻加拿大的主管。

印度外交部19日发布声明，称加方上述指认“荒谬”“没有事实依据”且“另有动机”。加方此举是“把焦点从受加拿大庇护、继续威胁印度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恐怖分子和极端主义者”身上转移开。

印度外交部说，印方当天召见相当于大使的加拿大驻印度高级专员，宣布驱逐一名加方“高级外交官”，限令5日内离境。印方没有公布这名外交官的身份。

矛盾升级

在印度，部分锡克教徒寻求在北部旁遮普邦建立独立国家，甚至采取暴力方式。1984年，印度时任总理英迪拉·甘地动用军队在旁遮普邦打击意图建立独立国家“卡利斯坦”的锡克教武装人员，造成双方大量人员死伤，激化了锡克教徒与印度政府的矛盾。英迪拉·甘地同年10月遭两名锡克教警卫刺杀身亡。印度政府把一些锡克教徒和锡克教组织列为极端分子和恐怖组织。

除印度旁遮普邦以外，加拿大的锡克教徒数量最多。据美联社报道，加拿大有77万名锡克教徒，占全国人口将近2%。

加拿大与印度多年来在锡克教徒反印抗议活动这一问题上矛盾不断。2020年，旁遮普邦等多地农民大规模抗议政府推行的农业改革，其中不少人是锡克教徒。特鲁多参加国内印度裔锡克教徒活动时对上述抗议活动表达支持，印方指责加方干涉内政。

特鲁多18日说，他本月初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参加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期间，就尼贾尔被杀事件“直接”向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表达了加方关切。

印度政府则于10日发表声明说，锡克教徒在加拿大举行反印抗议活动，宣扬分离主义，煽动针对印度外交官的暴力，破坏外交馆舍，莫迪在峰会间隙向特鲁多表达强烈关切。

同一天，印度外交部召见加拿大高级专员，向加方表达严正关切，并要求加方解释示威者为何会冲破印度驻加拿大温哥华领事馆外围的警戒线。

三个月前，两国表示打算年内初步达成双边贸易协议。但由于在锡克教徒问题上的矛盾，加方本月暂停谈判。

加拿大外长乔利18日说，如果最终证实印度政府关联尼贾尔之死，将是对“加拿大主权和国与国之间交往基本规则的极大侵犯”。她说，特鲁多已同美国总统约瑟夫·拜登、英国首相里希·苏纳克商讨此事，她本人将在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向七国集团的外长提及此事。

王逸君（新华社专特稿）

指认侵犯隐私

拜登之子起诉美国国税局

美国民主党籍总统约瑟夫·拜登的次子亨特·拜登18日起诉美国国家税务局，指控该机构两名雇员非法泄露他的纳税信息，构成侵犯隐私。

两名“吹哨人”是国税局前刑事监察特别探员格雷格·沙普利和乔·齐格勒，他们的证词是众议院共和党人针对亨特及拜登所做调查一个关键部分。

双方各执一词

据路透社报道，亨特当天在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指控沙普利和齐格勒及其律师未经他本人同意，在“20多次全国性电视台播放且未经国会批准的采访中，以及多次公开声明中”公开其纳税申报信息，按每条被泄露税务信息1000美元的金额向被告方索赔。

诉状指控国税局未能阻止亨特个人信息遭曝光，要求国税局发表声明解释，并制定数据安全方案等。

诉状称，亨特“与其他美国公民一样享有同等权利”，没有政府机构或探员可因其总统之子的身份随意侵犯其权利。

沙普利的律师称亨特提起诉讼是“无聊的抹黑”行为，旨在“恫吓今后所有‘吹哨人’”。齐格勒的律师则说，齐格勒将继续曝光亨特在受调查时受到的“特殊待遇”。

亨特受到美国司法部调查已历时数年。共和党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任内，特拉华州联邦检察官戴维·韦斯受命牵头调查。拜登就任总统后，韦斯的职务和调查任务被司法部长梅里克·加兰保留下来。

今年6月，亨特和检方达成认罪协议，涉及对亨特漏税和非法持枪的罪名指控。但这份认罪协议7月未获特拉华州联邦法官认可，后韦斯一方认定协议破裂，撤销漏税指控，并于本月14日以三项关联枪支的重罪起诉亨特，最高刑罚可达25年监禁。

这一刑事诉讼让亨特成为首名受到刑事指控的美国在任总统子女。

两党攻讦成戏

韦斯8月11日升任特别检察官，进而拥有更多调查权，且仍在调查亨特的海外商务往来。亨特同时是掌控国会众议院的共和党人的调查对象。按路透社说法，亨特目前位于一场政治大旋涡的中心，虽然尚无确凿证据证实拜登以儿子的生意牟利，但众议院共和党人已就此启动对拜登的弹劾调查。

观察人士指出，围绕亨特所受调查，美国民主、共和两党互有攻守，且时机微妙。

9月12日，国会共和党籍众议长凯文·麦卡锡宣布启动对拜登的弹劾调查。13日，亨特向加利福尼亚州一家联邦法院起诉特朗普时期的11名官员，指控他们非法获取自己“数以万计份电子邮件、数以千计张照片、数十条视频和录音”并在网上传播。14日，亨特正式遭刑控。

6月，亨特与检方达成认罪协议的消息发布后两天，共和党人把持的众议院筹款委员会公布沙普利和齐格勒在先前闭门听证会上的证词，他们指认司法部用拖延等手段妨碍国税局深入调查亨特的案件。

7月19日，众议院监督与问责委员会举行公开听证会，沙普利和齐格勒到场作证。白宫当时发表声明称，共和党人的调查及听证会都是“政治攻击”。监督与问责委员会的民主党籍成员杰米·拉斯金则称这场公开听证会是“荒诞剧”。

拜登和特朗普作为2020年大选的老对手，明年均要再次竞选总统。美联社称，随着2024年大选临近，两党的政治攻讦正逐渐升级。

海洋（新华社专特稿）

拜登次子亨特 （资料图）

特朗普将再缺席共和党预选辩论

据新华社电 美国共和党籍前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助理18日宣布，特朗普不会出席定于27日举行的共和党提名总统候选人预选阶段第二场电视辩论，会在当天与一些工会成员会面。

特朗普打算当天在“汽车城”底特律面向汽车工人等蓝领工会成员发表讲话。按路透社说法，此举表明特朗普有意介入正在进行中的美国汽车工人罢工。

美国一些媒体认为，这次罢工可能对民主党籍总统约瑟夫·拜登构成重大政治风险，甚至影响2024年总统选举。不少受罢工影响的工人位于密歇根、宾夕法尼亚和威斯康星这三个关键“摇摆州”，那里的选举结果可能左右明年选举结果。

近期民意调查显示，特朗普在共和党内所获支持率大幅领先。路透社分析，特朗普团队18日作此宣布表明，他们已着眼于明年与民主党人的对决，届时特朗普可能要与拜登再次竞争。

特朗普在2020年总统选举中不敌拜登，没能连任。一些曾支持他的工人选民当年倒向拜登。特朗普眼下急于赢回这部分选民，近期猛批拜登的电动汽车政策不啻为向美国汽车业“发动战争”。拜登连任竞选团队18日则炮轰特朗普任内政策，称特朗普给超富人群减税，“抛弃了工会工人”。